

报告文学集

春秋出版社

王振清 著

并非一个家庭的故事



并非一个家庭的故事

〔法制报告文学集〕

王 振 清

春 秋 出 版 社

1988年·北京

并非一个家庭的故事

王 振 清

•

春 秋 出 版 社 出 版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内 蒙 古 人 民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6 印张 129千字

1988年5月北京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ISBN 7—5069—0045—9/I·7

定价：1.38元

目 录

死人“复婚”案	(1)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8)
也许，你们都是对的	(15)
报复的悲剧	(23)
引向死亡的爱情	(30)
她用“母爱”毁了爱儿	(36)
被辱没之后	(44)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49)
有这样一家子	(54)
她，为何死于非命	(59)
古碑下的悲剧	(66)
在“爱”的驱使下	(72)
他为什么杀死亲生儿子	(77)
这里，他们双双离去	(81)
毁灭	(88)

——一宗发人深省的伤害案

雨夜“卧轨人”	(95)
因为一个“绝招儿”	(106)
生活的考验	(107)
万恶的“神医”	(109)

玫瑰梦的破碎·····	(114)
并非一个家庭的故事·····	(124)
等待宣判的功臣·····	(130)
“家丑外扬”之后·····	(138)
陨落的“小太阳”·····	(148)
爸爸，不要这样对待我·····	(154)
不该被遗忘的孩子·····	(162)
被金钱吞噬的夫妻·····	(173)
恨与悔·····	(180)
洞房里的窃贼·····	(184)

死人“复婚”案

在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两份民事诉状：一份是写于1971年的离婚自诉书的影印件，另一份是写于1983年10月的复婚申请书。两份状子同出一个女人的手笔，她叫刘秀枝。

开头一份是：

“我最坚决地要求与反革命分子李岩离婚。

“……李岩出身于反动知识分子家庭，至今仍在坚持其反动立场。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并且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件大好事，我表示坚决拥护……我由于上当受骗，和他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作为一名革命造反战士，现在我终于觉悟了。我和孩子是要革命的，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实际行动与他划清界线，因为我们走的绝不是一条路……”

第二份诉状却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10年“内乱”拆散了我幸福的家庭，这给我和我的丈夫、孩子都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与李岩同志离别后，我没有一天不在盼望着与亲人重新团聚……今天，云雾驱散，党的光辉普照大地，使我感到温暖，看到了希望，一颗濒临死灭的心又复活了……因此，我坚决要求人民法院能够秉公执法，尽快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撤消1971年原审判决，批准我和李岩同志复婚。”

两份诉状，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离一合，是否真的

仅仅因为10年“内乱”？

在那可悲的年月

收案后，书记员小彭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工作。

“老王！”小彭气呼呼地回来了。

“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查清楚了。”她坐下喝了口水，从挎包里掏出材料。

原来，刘秀枝的丈夫李岩在离婚不久，便被遣送到贵州山区劳动改造。10多年的“脱胎换骨”，使他饱尝艰辛，身体也受到很大损害。直到1983年，他还戴着那顶沉重的“反革命”帽子。在这期间，他几次要求回来看看孩子，但都被刘秀枝一口拒绝了。开始是说：“孩子与你断绝了关系，这样做没有什么必要。”到了后来，她索性连信都不回了。为此，李岩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1983年初，他千里迢迢回到A市，回到孩子的身边，但竟被刘秀枝拒之门外。李岩返回贵州后不久就患了重病，卧床不起……

“现在呢？”我急切地追问。

“三个月前，李岩就病故了。”

“那为什么……？难道她还没接到死讯？”我大为不解。

“奇就奇在这里了。她对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可又在人死后三个月提出复婚。和死人复婚，这不是存心和我们开玩笑吗！”小彭忿忿不平地整理着桌面上的材料。

是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良心的醒悟，还是……

回忆把我带回那可悲的年月。

一个冬日的下午，刘秀枝来到法院。当时她还只有30来

岁年纪，一头整齐的短发，一身朴素的衣着，左臂上还绕着一个红袖章，使她显得精神利索。她递上一份离婚诉状，要求与丈夫李岩离婚。

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造反派设的“牛棚”里见到了这场官司的被告人李岩。李岩60年代初毕业于北方一所名牌大学，在A市某厂担任工程师，在电子技术方面颇有造诣。他被批判的罪名是某领导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黑苗子”，而他自己却书生气十足，不把这当回事。他把正在发生的一切理解为一场“误解”。由于他的直率和家庭关系的缘故，对他的打击正在逐步升级：撤消职务——开除公职——拟遣往外地劳改。给他戴的二尺长的高帽上的标签也已换了几次：“黑苗子”——“修正主义分子”——“特务——“现行反革命”。更可悲的是，这其中也有着他妻子的“功劳”！

当我把来意表明后，李岩还显得自信、坦然。他说：“秀枝的压力太大了，她不是真心要这么办的，她是为了孩子才……”面对着一颗真诚的心，我也缺乏勇气动员他同意离婚。我决心冒点风险，设法再做女方的工作，但刘秀枝的态度仍是那么坚决，到最后还带来了一封什么“造反团”的介绍信。在那个年月，一封这样的介绍信跟最后通牒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再次找到李岩，还没说上几句话，他便低着头急草了一份报告。“您看这样写行吗？”我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我自愿与刘秀枝同志离婚。其他一切事宜均按刘秀枝同志的意见办理。”我默默地递还给他。他拿起钢笔，颤抖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便转身走向那低矮的“牛棚”。我看

见他的眼里满是泪水……

刘秀枝接过准予离婚的判决书，满意地回去了。我也再没见过李岩一面。

李岩的心绝望了

经过了整整12个年头的磨难，李岩被恢复了原来的工作。他告别了关照了他12个春秋的贵州乡亲，回到A市。

根据A市公安局的规定，李岩是可以在本市落户的，但必须申报在自己亲属的户口上。有关人员了解了李岩的全部遭遇后，相信这不成问题的，他完全可以将户口落在儿女处嘛。

李岩被暂时安顿在工厂招待所。办公室的同志来刘秀枝家，向她说明了情况，没料到她却一口回绝：“不行，我们已经断绝了关系。是的，包括孩子……他落实不落实政策，与我们毫无关系。”再怎样解释也无济于事，刘秀枝象铁了一颗心。听到这个消息，李岩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他心里一阵阵发冷，眼瞪得直直的，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他绝望了，决定回到那熟悉的贵州山区，回到那破旧的小草屋去。

李岩回到了乡亲们中间，不久，他病倒了。村里的几个小伙子用毛驴驮着他上县城去诊治。大夫告诉他们：“癌症晚期，病人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吧。”他吃不下，也不想吃。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越发舍不得破费了。是没钱吗？不，他刚刚收到厂里的一封公函，通知他：受迫害期间停发的工资，共计1.3万多元将立即如数补发。他是不愿再“浪费”了。12年，对这贫脊的山区，对这里的人，他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病危期间，他将自己的意愿写在日记上：（一）将四千元送给曾关怀照料自己的乡亲；（二）余下的钱给村里买台拖拉机。

刘秀枝这个女人

刚刚得到李岩的死讯时，刘秀枝心里也着实“格登”了一下，但很快便平静下来，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这种极强的心理平衡功能，完全是仰仗着她独特的思维方式，加上10多年“乱世”的锤炼，她对一切都变得冷漠、麻木了。可是，就在李岩死去两个月之后，刘秀枝突然一反常态，真的“动情”了。

9月16日，她来到公安局户籍科，强烈要求将李岩的户口落在自己家里，激动之下，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公安局的同志告诉她，李岩同志的户籍问题早已解决，但是他已经故去，户口落在哪里都没有意义了。

9月17日，她来到李岩原单位的党委办公室，声泪俱下地诉说李岩和自己这十几年的遭遇，要求彻底为李岩落实政策。党委负责同志回答她，李岩同志的落实政策问题已全部解决，遗憾的是他已经不在了。

9月19日，她找到自己的厂领导，渴望能得到领导的关心和帮助，谈到动情处，泪水又象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领导同志对她说，当年李岩同志由“修正主义黑苗子”升格到“现行反革命”的许多材料都是你提供的，而且双方已自愿离婚，恐怕还是要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吧。

9月20日，又她来到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尽管律师一再宽慰，她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而痛哭失声。律师从法律角

度告诉她，只有夫妻关系存在，才……

刘秀枝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不顾一切地为李岩也为自己奔走呼号，她的态度确实变了。

复婚案的“谜底”

刘秀枝的转变太突然了，突然得让人难以理解。然而，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谜底终于揭开了。

李岩死后，刘秀枝最初的心情是坦然的，可不久她便意识到自己是“糊涂一时”了。整整12年的工资，这是应该补发的啊！她细细地算了一下，至少有1万多元。经过多方“侦察”，完全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刘秀枝于是“感情”复苏了。

虽然，她随即所作的种种努力，都碰了壁，但她毫不气馁，一股强烈的欲望促使她绞尽脑汁地苦苦思索。终于，她“省悟”了，不再浪费时间四处乱闯，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集中精力到法院解决问题。

经过几次长时间的谈话，我总算摸清了她的意图：先极力促使法院撤消1971年原判，从而自然恢复婚姻关系；在和死者“复婚”成功后，再提出继承遗产问题，努力使李岩遗嘱无效，从而全部获得这笔财富。

书记员小彭戏谑地称之为“三步登峰计划”。

今天，她又来了，这已是第七次交锋。这次我没有穿制服，她紧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很可能是认出来了，显得有些尴尬：“审判长，请您理解……”

我当然能够理解，因为在那年审结那个案子不久，我也被“清”出了人民法院。特定的历史条件、热昏的头脑、无形的重压，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12年后的今天，

你又作了一系列这样的表演，这又该怎么理解呢？

案件的全部调查和审理都已完成，我开始考虑对这一特殊案件的处理意见，以便向审判委员会作出汇报。就在这时，我又陆续地接到一些有关部门转来的申诉信件。很明显，这一大叠信件，除去所谓的差异外，都是同一份材料的翻版。这都是刘秀枝写的，无非是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施加压力。信件和批示连续不断地转来，刘秀枝在案外的活动已达到“高潮”。看来，她又一次下决心了。

小彭边装钉材料边忿忿不平地嘟囔：“真是丑恶灵魂的大暴露……”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是默默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复婚，一般都意味着破镜重圆，总可算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不知为什么，这起复婚案件，不但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反而在我的心上抹下了一层淡淡的悲哀……

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一个夏日的清晨，A市南郊的护城河里，飘浮着一具女尸。远远望去，她象顺着缓动的水流游泳，那么自由，那么超脱。临近看时，人们不禁愕然，她还是个孩子啊！白皙稚气的面庞，一身淡雅的白色连衣裙……早起锻炼的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打捞上岸。

经过查询，死者的身分很快便搞清了。她的名字叫林洁，A市某中学初中三年级学生，今年刚满15岁。

公安机关通知死者家属后，林洁的父母匆匆赶到了医院。完全可以想见，年近半百的父母在见到独生女儿的遗体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他们痛哭失声，肝肠欲断。由于极度悲痛，林洁的母亲当即昏死过去。父亲悲恸地摇晃着女儿的身体呼唤：“小洁，小洁，你睁睁眼，再看看爸爸，看看妈妈吧……呜呜……”面对这样一种凄切的场面，周围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待林洁父亲的情绪稍稍平静，公安人员将他扶至隔壁的房子里。告诉他，经过勘验，林洁之死，无任何他杀迹象。在她丢弃在河边柳树下的书包里，除却几本书和一张数学试卷外，还发现了一纸遗书。遗书确系她亲笔书写：

爸爸妈妈：

女儿去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你们不用为我伤心。我

辜负了你们的期望，是个不争气的孩子，再没脸见到你们……

小洁绝笔

遗书上字迹斑驳。看得出，是让泪水打湿的。

“怎么可能是自杀，怎么可能呢！”父亲的情绪又一次激动起来。他涨红着脸，握着遗书的手在剧烈地颤抖。

“您了解她最近的情绪吗？”公安人员问。

“自己的孩子，怎能不了解。最近，她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重点高中。其他，没什么反常呀！”他迷惑不解地回答。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昨天下午，她去学校。照往日习惯，都是4点钟到家，可直到天黑也没见人。我们四处寻找，后来去派出所报了案。没想到她竟遭此毒手……。”无论怎样解释，他也不相信女儿会是自杀，并且恳切地要求公安机关一定要查清到底是谁害死了女儿。

根据家属的请求，公安机关审慎地再次进行了调查和检验。最后，确定无疑地作出了结论——自溺身亡。

谁都不敢相信

林洁自杀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岂止是父母，熟悉她的人，都不敢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小洁是个好姑娘。

在她的邻居中，爷爷奶奶们在拭泪，叔叔阿姨们在惋惜。人们都说，这孩子不但长得惹人喜爱，而且聪明伶俐，待人热情礼貌。街坊中一位老奶奶病了，小洁跑前跑后地照料，给老人倒水喂药，放了学还去陪着老人说话解闷儿，真

比亲孙女还要亲。逢到院子里有人上夜班，她总是轻手轻脚地做事情，并且提醒那些顽皮的男孩子不要吵，叔叔阿姨在休息……

是啊，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怎么会想到自杀呢？15岁，对她，对每一个姑娘来说，正是充满美丽憧憬的宝贵年华啊！

小洁是个好学生。

每一位教过她的教师和她的同学们都在为她痛惜。了解她的师生们都知道，林洁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孩子。在学校，她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学习刻苦。在班里，甚至在校里都属于“拔尖”的学生，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记得在初一第二学期，正赶上区作文比赛，她还获得过第二名哪！由于她品学兼优，中学三年，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是啊，这样一个教师们交口赞誉的好学生，怎么会突然去自杀呢？中学时代，对她，对每一个自尊向上的学生来说，正是展开理想翅膀的黄金时代啊！

尽管人们不能相信，但这毕竟是现实，冷酷而严峻的现实。

教子有“方”

林洁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都没有多少文化。顺着他们的家谱再追溯上去，三代中也没有一个人超过高中文化。可是，林洁的父母却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他们不甘这种门风再继续下去。在他们看来，社会本身就有高低贵贱，人嘛，就是要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让孩子上大学，要培养孩子成才。他们把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和

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全部浓缩到了孩子身上。

自打林洁上学以后，父母要比过去更加辛苦。上了一天班，尽管疲倦不堪，可一进家门，他们就要检查孩子的各科作业、预习情况，往往很晚了才能吃上饭。为了培养孩子学习的自觉性，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学习奖。他们规定，凡是孩子考试成绩为100分时，都将得到父母的一份奖励……为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使孩子在考场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们简直是用尽了办法。

父母心血没有白费，林洁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保持着前三名的记录。每当她记载着优异成绩的学生册骄傲地摆到父母面前时，他们的脸上便绽开了喜悦的笑容，并且履行诺言，对她大加褒奖。

逐渐地，林洁懂得了这样一条道理，只有拿到高分，爸爸妈妈才会满意，这个家也才会充满欢乐，否则……

然而，学子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学习的成绩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进入中学后，课程难度加深了，林洁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开始显得有些不适应。初中二年级时，在她的学习册上连续出现了几次六七十分的记录。本来，凭着林洁的基础和勤奋，这一暂时的低潮是很快可以回升的。在这种时候，她需要热诚的劝慰和必要的引导，因为她毕竟是个孩子，而且她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挫折。但是当林洁羞愧地将学习成绩如实禀告父母时，性情急躁的父亲大发雷霆：

“不争气，有什么脸进这个家门。这样下去，只配去当个卖菜的！”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做售货员是否就算低贱，而仅以一次成绩就将孩子全盘否定，对孩子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后果，这些，做父亲的是否想到了呢？父亲余怒未消，仍

在气呼呼地数落着低头落泪的孩子：“再考不好，只要掉下90分，干脆别回来。”母亲适时地插话：“小洁呀，爸爸是为你好，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你可不能给大人丢脸哪！”林洁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她能理解父亲这些话的含义，可谁又理解她呢？她只有恨，恨自己笨，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伤了父母的心。

林洁的家庭笼上了一层阴云，父母的脸也总是绷得紧紧的。林洁的心就象压了块沉重的大石头。

初中，是学习的基础阶段，初三又是决定能否考取重点高中，从而进入大学的关键。尽管文化不算高，可父母对这点十分了解。眼见孩子在班上前三名的地位在动摇，他们心急如焚。一次次暴怒后，决定对孩子实行更加严格的措施，为她规定了三不准：放学后不准出去玩，晚上的电视不准看；早上要提前一小时起床看书，不准睡“懒觉”。一心要把她“逼”上去。

她变了，是早熟吗

人的性格并非先天铸成，不可变更，而是与后天环境息息相关。林洁的性格在变化。过去，她是个活泼快乐的小姑娘，常常是不知愁地唱啊、跳啊，心中充满了童稚的欢快。近一年多来，她显得孤僻、抑郁，少言寡语，每天的生活就是上课、做作业、复习。她的心里，分数是最神圣的东西，因为一旦考不好，等待着自己的又会是什么可怕的斥责和讥讽，只有考好了，才有可能寻回那失去的一切啊！她，早已不是那不懂事的小孩子，她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她要用好成绩换取父母的笑脸，换取别人对她的尊重……